

三 K 党 內 幕

斯蒂逊·肯尼迪著

周家驂等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Stetson Kennedy
I RODE WITH THE KU KLUX KLAN
Arco Publishers Limited
London 1954

根据英国倫敦亞爾科出版社 1954 年英文版譯出。倫敦版
刪去了第 16 章，譯者是按著者的打字稿補上的。

三 K 党 內 幕

[美]斯蒂斯·肯尼迪著
周家驂等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定價 1.00 元

1956 年 6 月第一版 1962 年 6 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印張 10 · 插頁 4 · 3,000

統一書號 306



路易斯安那州納奇托齊斯三K党分子所塑的“善良黑人”的銅像。在三K党人看来,黑人就應該像这样地恭順,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白种人是“优越”的。



- 上. 三K党式的“庆祝圣诞”。三K党将圣诞礼物送给一对老年的黑人夫妇。三K党人用这种照片“证明”三K党是一个“非营利的、慈善的、仁爱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团体”。于是政府就发给它执照，准它成立并免交所得税！
- 下. 三K党与德美同盟会在新泽西州举行联合大会。会上大龙贝尔与德美同盟会头子克拉普罗特握手言欢。克拉普罗特宣称：“德美同盟会的纲领和三K党的纲领是一样的。”



上. 法西斯組織哥倫比亞党的头子魯米斯(左)。哥倫比亞党人都戴着希特勒党卫軍式的雷电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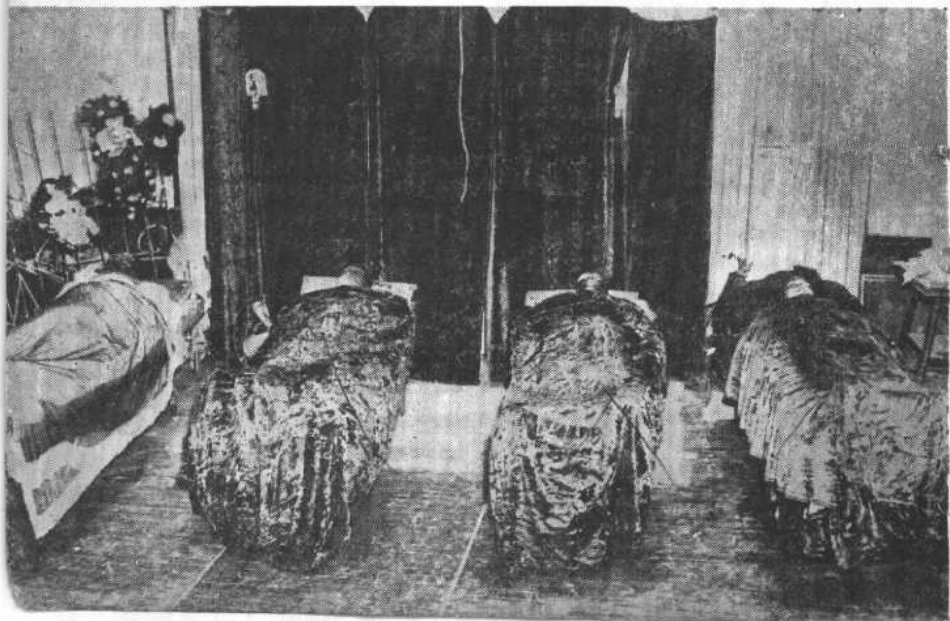
下. 黑人哈里斯虽然掙脫了三K党的私刑，可是仍然在田納西州謝尔比斐尔被警察当局“合法”地暗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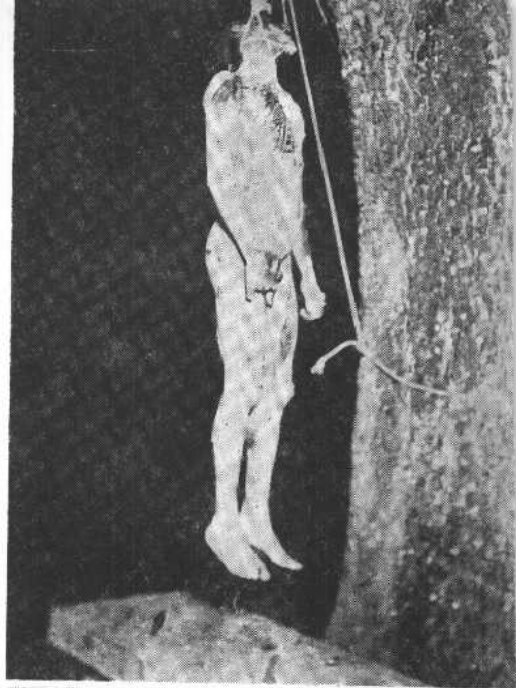


左. 这是黑人伊尔的尸体。一九四九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維爾被三K党用短刀杀死并将尸体切成許多块。虽然有二十一个人签字承认参加凶杀，但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审团却拒絕定罪。首席陪審員說：“白种人的血要比水貴重得多。”

下. 两个黑人退伍軍人罗吉和乔治以及他們的妻子的遗体。一九四六年他們在佐治亞州門罗城給由三十人組成的三K党行刑队“执行死刑”。本书著者当时在場，后来知道警局和联邦調查局沒有对这案件进行調查，就下令將他們的遗体埋葬了。那次用私刑屠杀四人案过后，并沒有一个人被宣告有罪。



右. 一个私刑的牺牲者。三K党人将他的生殖器和手指割断了泡在酒精里作为“纪念品”。



下. 黑人遭三K党徒毒打。这个住宅区本来是为黑人建造的, 但建成以后三K党人却不让黑人住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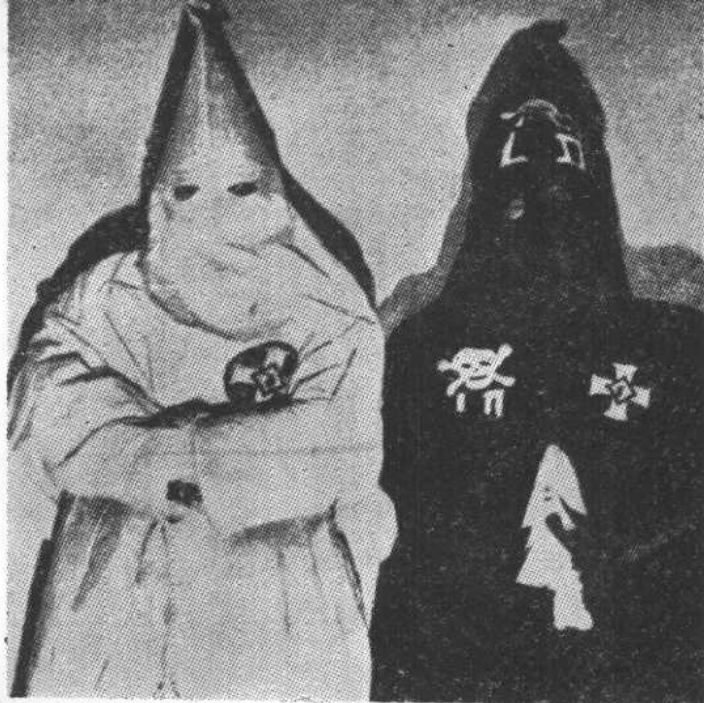


上. 黑人所罗门·布莱尔开设的理发店被捣毁后的情况。在这次暴行中，暴徒是警察带领来的，警察中有许多人就是三K党员。黑人毫无保障。

这次所谓“报复性”的袭击发生于田纳西州哥伦比亚城黑人住宅区，许多黑人住宅和商店都给机关枪的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事件发生后，政府并未采取行动对付任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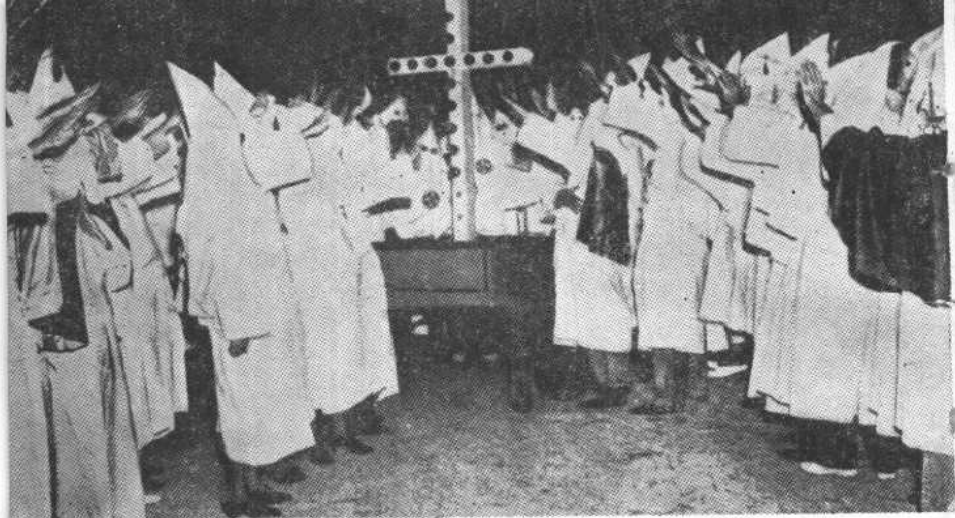
左. 三K党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选举前夕在路灯杆上挂起了假人，威胁黑人不得参加投票。



上. 普通三K党人穿白袍, 恐怖队员穿黑袍。

下. 三K党在佐治亚州大石山举行入党仪式前燃起了由无数油罐所形成的火十字架。本书著者就是在这一晚上参加三K党的。





上. 入党仪式中最后对
着十字架宣誓的情
况。請注意女黨員。



左. 三K党人与納粹分
子一样，也不遺余
力地对孩子們进行
毒化教育。

目 錄

第一章	火十字架的号召	1
第二章	为什么我加入了三K党	10
第三章	在宣揚仇恨的祭壇前	30
第四章	在密室內的生活	50
第五章	向三K党進攻	73
第六章	我参加了吊打隊	96
第七章	恐怖隊垮了台	108
第八章	三K党的帮凶——哥倫比亞党	123
第九章	牛鬼蛇神	133
第十章	費班市的“群众”大会	148
第十一章	炸藥	154
第十二章	三K党策动的政变	169
第十三章	法庭上的惡斗	183
第十四章	到了華盛頓	196
第十五章	馬崗大会	222
第十六章	三K党在白宮	237
第十七章	迈阿密的恐怖	255
第十八章	佛罗里达州的惨案	272
第十九章	調查員	284
第二十章	火!	306

第一章 火十字架的号召

我猛然从夢中驚醒，本能地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拿我的零点三二英寸口径的自动手枪。当我把这支使我感到慰藉的冷冰冰的家伙拿在手中之后，我馬上意識到驚醒我的是鈴聲。四面漆黑一片，我起初以为是鬧鐘跑得太快了。我低声咒罵了一声，开了安裝在床头的电灯。时針指着兩点。我發現鈴已經停住不响了，而且我知道这是電話的鈴聲。

要出岔子，我心里想。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接電話，岔子会出得更大。我三步当兩步地赶到客廳，拿起听筒。

“你是誰？”電話里在問。我曉得这声音是誰。它好比水泥絞拌器在低速度时發出來的声音一样沙啞。这是卡尔特——戴面罩的三K党恐怖隊头子——的声音。

“倍金斯，”我回答說，向他报了假名字。自从我隱藏了我的偵察員身份打進三K党內部去搜尋証据來对付它以來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假名字。

“倍金斯，你的號碼是多少？”对方直捷了当地問。

“七十三号，”我回答說，这是我的恐怖隊隊員“証”的號碼。

“白——”他發出三K党暗号的头一个字。

“——人，”我用暗号回答。

“本地——”他繼續問。

“——生長，”我回答。

当卡尔特知道我确是三K党人并且是恐怖隊隊員之后，他便终止了我們隊員通常在電話中打招呼的用語。

“我是清水，”他嚴肅地說，告訴我他做隊長用的大家所熟知的化名。“这是火十字架的号召！記住你随时准备响应号召的誓言！这是非常緊迫的号召！帶着你的袍子并准备好到黑岩來！”

我現在已完全清醒了，心里在盤算着。卡尔特說“准备好來”的意思是叫我有什麼凶器就隨身帶着。“黑岩”是亞特蘭大城近郊通称巴克堡的隱名，这个地方指定是恐怖隊員們在整个亞特蘭大城中主要的集合地点之一。今天晚上准是有人——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或是工会會員——要遭三K党的毒打，也許是比毒打更狠毒的事。可能就是叫我去参加我自己的葬礼。我每次出席三K党的集会，都有这种可能。

我心里想是否我能够及时通知杜克，以便阻止這場即將發生的恐怖隊員所預定進行的鞭笞或私刑吊打。杜克是佐治亞州的副檢察長，我是他手下的反三K党的暗探。

“清水，”我低声下气地說，“你知道我最近得的流行性感冒很厉害。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不能为你出多大的力气。”

“三K党人！”他咆哮着。“你是同我一样知道誓言的！而且我曉得你不是病得不能起床。任何别的借口都是不能容忍的！你一定要來！”噉的一声他挂上了電話。

我曉得非去不可了。如果我不响应这个号召則將被三K党的“無形帝國”取消“公民”資格。在發出火十字架号召的小卡片上印有如下的紅字：“汝等決不可違抗号召！这是大龍头的勅旨！”作为三K党“軍事委員會”的恐怖隊所做的一切勾当都是經過大龍头的許可的。所有三K党徒都必須

發誓，不但要遵從大龍頭的命令，而且要迫使所有違背誓言的弟兄們接受制裁。我曾經看見一個三K黨人，由於他寧願受處罰而不願被開除，被迫裸體穿過弟兄們所組成的行列被他們用皮鞭鞭撻。我當然不願意嘗同樣的苦頭。

我馬上打電話給杜克，用的是一條直接通到他家裏的綫路。這條綫路可以使電話局的惡意的接綫生聽不到我們偵察三K黨的消息。杜克因公不在城裏，直到我聽到他無精打采的聲音時我才放了心。我把接到火十字架號召的情況扼要地告訴了他。

“知道他們這次要對付誰嗎？”杜克問。

“一點也不知道，”我不得不承認。

“好罷，我盡量使咱們的人及時趕到巴克堡，”杜克說。“如果你有機會再打電話給我而不會引起人家懷疑的話，那時再告訴我更詳細的情況罷。”

“好罷，”我回答。“我得趕快走。這種事情去晚了是要吃虧的。”

幾分鐘以後我開足馬力穿過冷清清的大街。我袋裏放着手槍，坐椅下面放着恐怖隊員穿的黑袍。

當我的車子快要開到巴克堡的時候，我看到比我先來的恐怖隊員的車子已分散在好幾條街上，我們已慣於這樣做是為了避人耳目。

許多車子正從四面開來，所以我知道我不是最晚的。我心里在想杜克的人是否已經在附近某些地方了。我們整個“反三K黨的活動”都是非常慎重的，杜克不讓他親自選擇的佐治亞州司法處的其他暗探知道我，因而我也不認得其他的暗探。三K黨在佐治亞州機關中真是無孔不入，所以我的薪金支票是從一個特別戶頭上支取的，以防在政府

中工作的三K党人發現我的身分。

我將車子停在一条小街的隱藏处，轉身來到我們聚會之所——一个停了業的影戲院后背的停車場。我估計大約有四十个恐怖隊員已經聚集在那里，每个人手里帶着黑袍（大龍頭在出售黑袍时每件淨賺十元）。有人把黑袍放在手提包似的袋子里，有人用紙口袋包着，有人就用報紙包着。他們都站在那里，抽着烟低声談話，等着卡尔特發布今天晚上的行动命令。卡尔特正在根据手里的名單核對到來的人。最后他很滿意所有他号召的三十七个人——为什么選擇这些人只有他自己明白——都已到齊了。他举起一只手來表示要我們圍着他站着，他說道：

“还不坏。你們能准时到來是應該嘉獎的。你們暫時用不着穿袍子，各自分散，馬上到溫果酒店去。隨身帶着你們的袍子。嚴密注意是否有人盯你們的梢！”

溫果酒店是亞特蘭大東城的一个聚會場所，它的拿手菜是炸牛排，通宵營業。我們恐怖隊員每月有一个晚上在这里聚餐喝高粱酒，但是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在半夜兩点半鐘把我們叫到这里來。我懷疑卡尔特想打黑人廚師頭子的主意，因为上一次这个廚師頭子發現我們是三K党人之后拒絕給我們作菜。

我決定在赴溫果酒店的途中打電話給杜克。我的車子最初開得很慢，等轉了一個弯之後才開開燈。我把那個後望鏡校準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跟蹤着我。当我正準備休息一下的時候，我查覺有一輛沒開燈的車跟在我後面。這是杜克的人呢，還是恐怖黨的弟兄們在監視着我呢？車子离得太遠我還不能分辨出來。

我先是開得很快，然後又慢了下來。兩種辦法都未能

成功。最后，我只得开足馬力尽可能拉長我們之間的距離，在一個街角轉了彎，熄了燈，关了馬達，一直開進第一所住家的黑暗的汽車甬道里去。這家的狗馬上叫了起來。我心想，如果房主人開開燈，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跟踪我的那輛汽車似乎很久才轉彎過來。我屏息以待，算着它可能發現我而把車停住。可是它很快地沖過去了，在大街轉彎的地方躊躇了一下，然後消失在佐治亞州的紅色塵埃里去了。

屋子裡的狗叫得更加厲害了，我心想，難道我躲過跟踪的人為的是讓一位盛怒的房主人申斥一通嗎？我同時踏住發動器與加速器。當摩托發出吼聲的時候，房裡的燈亮了，但是在幾秒鐘之內我的車子便退出甬道開上馬路了，開到我能打電話的一家通宵營業的藥房去。

我被盯梢的事使我不安，主要是因為如果我的跟踪者真是恐怖隊員，那就說明我已經被懷疑是黨內的久未拿獲的“奸細”了。而且杜克的人如果自己找不到溫果酒店這個新的集合場所，那也會使我無法通知他了。

我圍着這個藥房轉了兩圈之後才決定在這裡打電話是安全的。走進電話室之前，我先看看左右兩邊的電話室是否確實沒有人使用。杜克說他剛接着他手下人的電話，他們企圖跟踪從巴克堡開來的一輛恐怖隊員的車子，但後來却未能跟住。他說，他們被甩下了，未能接近得足以看清楚那輛車子。

“你的電話來得正好，”他說。“他們在五分鐘之內還要打電話來，我馬上就叫他們到溫果酒店去！”

所有這些都是費時間的，于是我趕緊開往溫果酒店，一路上再也沒有看到有人跟踪我的跡象。大多數恐怖隊員已

經集合在那間我們經常聚會的對外不公開的餐廳里。卡爾特站在門口。

“穿上你們的袍子，但不要帶面罩，”他命令說。

弟兄們都圍着一張由許多桌子拼起來的長桌子坐下來。許多人都叫了煎肉餅；卡爾特要了半打便宜的威士忌酒酬勞大家的“忠誠”。這些人雖然沒有戴面罩也顯得很可怕。我是最後到來的，卡爾特在首席就坐之後馬上問道：

“有人被盯梢嗎？”

“有，”我馬上回答。“杜克手下人的車子盯着我，沒有開燈。我費了半天勁才得脫身，所以我遲到了。毫無問題，准是有混蛋奸細在搗鬼。”

卡爾特對我閃了一眼。

“你能肯定說你把他們甩掉了嗎？”

“當然，”我回答。

“還有其他的人被盯梢的嗎？”卡爾特問，朝四周瞧了瞧。

“有，他們也想盯我，”一個名叫琼斯的恐怖隊員說，“但是我還是擺脫了他們。應該有人把我費的汽油賠我。”

弟兄們笑了，但卡爾特馬上止住了笑聲。

“沒有什麼好笑的！”他咆哮着。“我們很久要想捉拿的叛徒今天晚上就坐在這一桌子旁邊！現在我才知道他是誰了！這就是叫你們到這裡來的原因——讓叛徒上鉤並且處以恰如其分的懲罰！”

雖然在嚴冬一月的晚上，我的身上却淌着汗。

“把這王八蛋的名字說出來！”幾個恐怖隊員大聲嚷叫，我也勉強鼓起熱情來隨聲附和。

“別着急，”卡爾特冷笑。像貓捉耗子一樣，他仔細打量